

回忆章达同志

何香凝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先生派朱执信回广东，运动各文、武学堂的员生起来参加革命。章达当时是广东陆军小学堂的学生，帮助朱执信进行革命活动，宣传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平等，反对腐败的清政府的工作，并在这个时期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

民国 8 年（1919 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筹办《建设》杂志，仲恺和执信等担任撰写及编辑，仲恺负责对外宣传的工作，章达则办理各项杂务，出力很多。这时他住在我们家里约一年，执信常常到来和章达一起跟仲恺学习英文。

那个时候，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孙中山先生准备派人到苏联学习，于是请了俄文教员在我家里教授俄文，仲恺、执信、章达、梦醒都曾在一起学习。但仲恺因事情太忙，又不能放下，因此就没有坚持学习下去。执信也只学了一个短时期，就被派回广东工作了。章达学习俄文的时间较长，所以那个时候，只有他到苏联。章达一共去过两次苏联；其中一次只到过苏联边境，就回来了。章达到苏联的时候，列宁还没有去世。

章达在广东陆军小学毕业后又到南京陆军中学学习，有一定

军事学识和经验，后来在民国 10 年（1921 年）受孙中山先生委任，当总统府警卫团副团长。1922 年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由于警卫团部队坚决抵抗，中山先生和孙夫人均得先后安全脱险。

1948 年，各民主党派在香港成立，章达也参加各民主党派联合反对蒋介石的活动。

（原载《广东省文史资料》第十辑）

悼念李章达先生

陶 铸

我们敬爱的李章达先生逝世了。李章达先生 40 多年来献身于民主运动与民族解放事业。近年来，他的身体不好，心脏病时发，但他仍念念不忘於人民事业，带病工作，他的这种精神会永远记在我们心里。李章达先生的奋斗精神、工作作风，都说明了他是一位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因此，他的逝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我们感到异常的悲痛。

李章达先生在 16 岁的时候，就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在陆军小学从事宣传反对满清统治的工作；1911 年以四川为首，各地掀起反帝的“保路风潮”的时候，李章达先生曾担负了同盟会的秘密组织工作；而李章达先生首次参加作战，他的枪口就是对着反动的、腐化的清朝军队的。在讨袁护法、改组国民党以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李章达先生都是站在进步的——也就是人民的一方面，从事了积极的活动。他是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积极拥护者之一，他曾经追随着中山先生，并始终是中山先生最忠实的信徒之一，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工作。他曾经有两次要到苏联去（一次未去成，一次虽去成，但为战事所阻，未完成他的考察），

由这里，我们更不难看出李章达先生的政治倾向。当 1927 年，蒋介石露出了本来的真面目，向革命开始进攻的时候，李章达先生并没有被血腥吓倒，他选择了人民的道路。此后，他参加了淞沪抗战，参加了福建的反蒋斗争。在这些斗争中，事实使他更深刻地了解到，如果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使中国人民走上幸福的道路，那就只有学习苏联，从根本上做起，什么“改良”“改组”都是一些糊涂虫们的幻想和骗子们的谎话而已。因此，他更加靠拢了我党。在抗日战争中间，他做了很多工作，并且坚决地响应并执行了我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主张。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李章达先生也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坚持向反动势力斗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来，李章达先生虽然年纪大了，虽然身体多病，但他认为自己多年斗争的希望初步实现了，他是兴奋的，是愉快的，他仍旧废寝忘餐的，扶病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很多工作。

在今天，我们比较这样详细地回忆一下李章达先生的生平，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对很多人是有教育意义的。在“五四”以前，多少人从事过旧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革命并没有成功。“五四”以后，许多旧民主主义革命者想要前进，但缺乏勇气；多少人曾经悲观失望，落荒而走，多少人又无耻地倒退到反革命的营垒里去！但也有不少人由旧民主主义的路跃进到新民主主义的路上来。他们的跃进可能是曲折的，痛苦的，但道路却是前进的道路，胜利的道路。李章达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李章达先生所以走上这条前进的道路，是因为他始终不渝地以人民革命的胜利方向为自己的摸索与发展的方向的缘故。历史早已经证明了中国革命只有由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才能胜利的真理。李章达先

生是由他多年的斗争经验中认识了这一真理的。而当他认识了这一真理后，他就更加百倍努力的加紧为人民、为党工作了。李章达先生的工作作风是朴实的，是脚踏实地的。李章达先生的生活作风是刻苦的，是谦虚、谨慎的。李章达先生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下前进的积极战士。李章达先生是一个优秀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我们要学习他的始终不渝地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的精神，我们要学习他的优良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

李章达先生在他 60 岁的时候说：“我们老年人的一代是苦难中国的一代”，“在我刚过六十岁时，伟大的中国已经脱离了灾难的深渊，中国人民是站起来了！60 年不算不长，但比起中国人民受苦的一百年来，它还是短些”，“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侧身于光辉的革命行列，同每个中国人民一样的我，从黑夜走到黎明，那是多愉快呵！”这些话，是非常深刻的话。这些话是只有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这些话，将使我们永远记得，它将时时提醒我们：中国，是由怎么样的一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它也将时时提醒我们：中国，是经过了多少的曲折的道路，牺牲了多少先烈们的宝贵生命才得到了胜利的！但是，这些都已成为过去的了。我们伟大的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已经开始了，我们已在一步一步地过渡到中国人民所日夜想望的社会主义社会了。中国，将再不是一个贫困、受凌辱的国家，而是一个富强而又独立的国家了。这是多少先烈们的血所凝聚成的果实！李章达先生虽来不及亲眼看到这一幸福的社会，但他已经看到它的开端，闻到它的气息了。我们每个人都都要百倍地努力工作，使李章达先生所日夜想望的——也就是中国广大人民所日夜想望的幸福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早日实现。

（原载 1953 年 12 月 27 日《南方日报》）

一代先驱启后人

古大存

正当祖国开始进行伟大的经济建设的时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李章达先生竟因患了不治的肝癌症，不幸逝世了。我们华南、广东、广州各界人民，对李章达先生的逝世，感到深沉的悲痛。

李章达先生是我国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活动家，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战友，是各民主党派华南组织的重要领导人，数十年来参加中国的民主运动，百折不挠，坚忍奋斗，对革命斗争，对人民解放有过显著的贡献。李先生的逝世是我们的一个巨大的损失。

李章达先生一生所走的道路是一条为完成民主主义革命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道路。他以自己的革命实践表明了自己跟着时代前进，他从旧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走上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并走上为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道路。他是我国很早的一位爱国民主主义者，从学生时代开始即参加了爱国民主运动，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积极从事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清王朝和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这是一段旧民主主义的道路。斗争很英勇、壮烈，道路很艰苦、曲折，但结果是失败了。李先生和当时

优秀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一样，从失败中得到了教训，转而从苏联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找到了启示与希望，认识到中国革命要“以俄为师”，要以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来武装中国的革命力量。他被孙中山先生派赴苏联考察，只以当时苏联赤塔附近有关战事，未能西进才折回。回来后即积极协助孙中山先生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拥护和执行革命的三大政策，参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但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却因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叛变而宣告失败，中国革命遭遇到空前的危难。李先生并不因中国革命暂时的挫折而气馁，他更坚决地在华南、上海各地公开或秘密地进行反蒋抗日的爱国民主活动，虽然这些行动遭受到不少挫折，但是李章达先生却反因此更加坚定起来，参加民族革命大同盟，组织救国会华南总支部，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紧紧靠拢中国共产党，接受响应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号召与主张，坚决地英勇地参加了人民的革命斗争，直至取得革命的胜利。

革命胜利后，李章达先生以多年从事革命工作的显著劳绩和在人民中的卓著声望而被选任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四年来积极参加祖国恢复时期的各项工作，对广东省人民政府的日常政务，尤多擘划。特别是中央颁布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之后，他还抱病出席广东省第二届协商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号召各界人民坚决拥护与贯彻中央指示的精神。李章达先生从 40 多年的革命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正确，更从四年多来祖国在恢复与建设工作上的伟大胜利中看到了我们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伟大前途。李章达先生是我们革命队伍中英勇的老而弥坚的革命战士！但是，不幸的是，他却与我们永别了。

李章达先生一生具备了一个优秀的革命者的优良品质。他一向坚持真理，不屈不挠。他谦逊、忠厚、朴素、克己，而对工作则认真负责，勤慎以赴。他的优良的作风给予他周围的革命干部的教育与影响是异常深刻的。他不愧为一位优秀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悼念李章达先生，要学习他始终如一的革命精神，加倍努力进行祖国的伟大建设，遵照毛主席和中央昭示的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与总任务，为建成社会主义而斗争。

悼念李章达先生，要学习他对内团结，对敌则坚决斗争的精神，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对国内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保障国家建设的顺利进行。

悼念李章达先生，要学习他的优良作风，谦虚谨慎，不躁不骄，刻苦朴素，认真负责做好我们的工作。

愿李章达先生永远安息！

（原载 1953 年 12 月 27 日《南方日报》）

缅怀挚友李章达

蔡廷锴

李章达先生毕生尽瘁民主革命事业，素为人们所钦敬。

1922年12月桂军刘震寰、沈鸿英，滇军杨希闵各部联合粤军驻西江部队，奉孙中山先生命驱逐陈炯明，以破竹之势，一举而克复广州。1923年2月孙中山回粤。1925年杨、刘叛变，被粤军以及黄埔军校学生包围缴械。李章达先生与我和蒋光鼐先生时常见面，并提出很多革命理论问题给我们研究。那时廖仲恺、何香凝两先生对李章达甚为倚重。孙中山先生决定国共合作，改组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李章达先生联系国共双方甚为得力。但国民党右派分子如胡汉民、邹鲁之流，阴谋反对孙中山先生，对李章达的行动极为不满，但他毫不动摇。孙中山先生北上逝世，廖仲恺先生被右派分子刺死，李章达先生甚为悲愤。后来国民党右派分子成为西山会议派，李章达先生长期向它们进行无情的斗争。

1926年出师北伐，李章达先生仍留守广州作革命活动。蒋介石叛变，造成国共分裂，李章达先生公开反蒋。经常往来港沪之间，进行革命活动。我率领第十师（十九路军前身）第一次入闽，李即来福建从旁帮助，回师广州后。李章达被聘为广东省政

府顾问，暗中仍协助我师解决了很多困难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十九路军调京沪卫戍，我们请其来沪暂住。“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爆发，李章达先生在戎幕协助十九路军甚力。

我与十九路军二次入闽，我请李先生来福州。我们反复密商决定抗日反蒋，并请他带我和蒋光鼐的联名信件回广州，与陈济棠、李宗仁二人洽订两广抗日反蒋同盟问题。另派陈公培带我的信往当时苏区瑞金去见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又派出徐名鸿为代表，赴苏区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中共中央派潘汉年、张云逸为代表，先后到福州。李章达先生由广州回来告以两广同意与十九路军共同抗日反蒋。乃敦请李济深、陈友仁、冯玉祥等来福州，组织中华共和国，成立人民政府。李章达先生任福建省府秘书长，后任国府委员兼国府秘书长。不料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两人反友为敌，派兵进入闽西永定、上杭及闽南等处包围十九路军，并缴十九路军一部分队伍枪械。李章达先生去电制止无效。……我与李章达先生等均被蒋介石通缉，不得已逃亡香港，再作反蒋抗日大计。不久，由李济深先生号召成立民族革命同盟，李章达先生亦是发起人之一，并向国内海外积极活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与蒋光鼐、李章达三人决定参加抗战，蒋、李两人在第七战区工作，我则任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在邕钦线作战，彼此之间，时有机密信电往来。

1945年秋，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三人均回广州商议今后的行动。我与李章达先生赞成蒋光鼐先生仍在第七战区余汉谋部任副司令长官职，进行策反工作。不久我接李济深先生由余勉群带来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计划，并指定我为第一召集人，李章达副之，我与李均同意。

1946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我们在广州市光孝路祝寿巷44号李章达先生住所召开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筹备会。是日到会有蔡廷锴、李章达、梅龚彬、吴仲禧、陈此生、李镇靖、张励、张文、云应霖、余勉群、叶少泉等10余人，决定名称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并请李章达先生征求蒋光鼐先生的同意。蒋热烈赞同，并立即捐助会费甚巨。当时蒋先生仍任余汉谋的副长官职，由本会请其暗中协助我会成员做地下工作。第二次筹备会议地点以及出席人员如前。我提议下次召开扩大会议，李章达等均赞成我的意见。第三次扩大会议，仍在李宅召开，公推蔡廷锴、张文、李民欣、陈此生、司马文森、秦元邦、谭冬菁、余勉群、叶少泉、林一元等10余人为本会理事会理事。李章达提议李济深先生未到以前，由蔡廷锴理事代理主席，并派谭明昭为本会秘书长。李章达先生对理事会全体理事表示说：“我接了李济深先生来信协助蔡先生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今日理事会理事已产生，我因负责民盟以及救国会等工作甚忙，所以退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专办民盟等事务，如果有必要事宜，我仍与蔡先生协商，请诸位同志允许我所请”。李章达先生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和作风，全体理事莫不敬佩。散会前李先生对各理事握手欢笑而别。不久，我与李章达、李民欣两先生拟筹款在广州办一间日报，作民盟、民促两会机关报，并租得惠福东六十六号为报社地址，机器也已安装。但旋被广州行营封闭，并警告我及李章达限日出境。我们在内地不能立足了，不得已将民盟、民促转为地下工作。我们到香港后，即与中共方面联系，继续进行策反及组织分部，与反动派作无情的斗争。

1946年蒋介石特务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等民主人士，许多民主人士纷纷到了香港。谭平山先生也来了，与李济深、何香

凝、李章达及我等人先行在李济深公馆座谈交换意见，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增加冯玉祥等6人为发起人，并立即成立筹备委员会。先以谭平山领导的民联及我代负责领导的民促两组织成员为民革基本成员。大家都很满意。筹备完毕，决定成立正式组织。1948年元旦召开临时代表大会，选出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李章达先生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

1949年春，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均到北平，李章达先生同时抵达。我也由东北到平与李先生同住北京饭店中楼三楼，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李先生也被推为筹委会委员之一，一同在北平逗留三个多月。不久李先生旧病复发，于6月中往香港就医。是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30日闭幕。会议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选出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我与李章达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0月1日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政府及各院会在天安门举行就职典礼，李先生因病未能参加。广州解放后，李先生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南方工作时间较多。

1951年秋。李章达先生第一次来北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我那时与蒋光鼐先生同住沟沿头十七号。蒋先生请李先生来家居住比较旅馆方便，他欣然同意。李先生平时爱唱广东戏，并亲笔写赠自作粤戏曲一首给我留作纪念，至今我仍保存。兹抄录如下：

《浔阳琵琶》《忆江南新曲）林疏山瘦，映近郊，一片
残阳衰柳。暂系扁舟，冷落邮亭，车马萧条候。水凝愁，树

凝愁，暮生烟岫。携故旧，寂寞江头，人怯罗衣风透。

（梆子慢中板）离亭酒，岂是欢酬。此际魂销别浦，远望雁行阵阵，声断江州，触景则情生，想到被谪浔阳，一向萧然巾袖。尽忘怀，荒寒境，乐从天命，已是数载羁留。喜得司马微官，简便衙庭，使我清闲消受。近郭徘徊，都是诗容画态，可谓随处漫优悠。我梦里京华，最是宫锦袍香，往事凤池回首。听秋声，今日恍然感骤，纷纷情绪尽悲愁。谁个檀槽伊凉奏。哀音如诉，况当月夜怨何幽。移换订宫商，料似钗裙妙手。犹怜雅韵，意未能休。《滚花》我倚槛停杯无言自俯首。青衫泪透，空江明月照清流。

这戏曲内容亦非粤剧曲本原来所有，据李先生说：是根据古代诗人白居易被贬谪浔阳时（即现在江西九江）描写出来的另一种玩意。李章达先生在京住了一个多月，过了国庆后南归。据友人来信说，他工作甚忙，体力日见瘦弱，我们时常请其注意身体，他复信都说，身体甚好，没有什么病状，请放心。

1952年，民革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李先生也来参加。先住和平宾馆数天后，即搬往沟沿头蒋光鼐先生家居住。日间开会，晚饭后经常过从谈笑。有时打“十五胡”，我问他这种游戏的来源，他说：十五胡就是骨牌天九变相，因骨牌是木造的，玩时洗牌有声音，过去广东官场中嗜赌，有时遇上上级明令禁赌，不敢公开赌博，乃将天九牌改成纸牌，关起门来赌，外边毫无声音，官僚富翁在聚赌中就得其所哉了。他还将玩十五胡比喻军人打仗，你不打敌人就要被敌人打。我听了他这种诙谐的言论，不禁大笑一场。民革全会闭幕后，隔日往琉璃厂看字画古董，但他参观多买的少。我问他既不想买古董，又何必劳神来看。他说：“见识、见识，不见则不识，这样另有一种风味。古

语有云：尽人之所好，所以我和你及老憬（蒋光鼐）性格又有不同。”大家大笑而别。这次李先生来京住时间最长，差不多有两个多月始南归。

1953年冬，李先生来京入北京医院医病。入院第二天我即往探视，见其面色灰暗，神志甚差，脚也有些肿胀。我问他主要是什么病。他说因为平常爱吃生鱼，医生说：肝有虫。我安慰几句就告别了。返家后即对爱妻罗西欧说：李章达先生病势已经严重，可说病入膏肓，我们与他做了几十年的朋友，心里确实很难过，但希望他能早占勿药。不久，我又要到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会议，希望你时常去探病状。如有信电，由莫斯科我国大使馆转我。这次和大开会，我国理事十余人为当然出席代表，另选蒋光鼐等20余人为代表，乘飞机经莫斯科。接北京家人来信，说李章达先生返广州就医，肝癌业已确实，等语。出国约一个月返北京，和大以及民革同志均到机场迎接。吴茂荪同志当面告诉了我不幸的消息，说李章达先生于12月9日逝世了。听了这个噩耗，我惟有忍泪乘车返家。甫卸行装，西欧妻报告李章达南归就医的经过以及逝世情况，是晚彻夜难眠。第二天往沟沿头拜访蒋光鼐先生。他对我说：“在李章达南归就医前，他曾到过北京医院探望他。当时他精神尚好，想不到竟一病不起。我们是他老朋友，只有叹惜悼念。”

（摘自《广东文史资料》第十辑“回忆李章达先生（四则）”）

深切的怀念

朱 光

听到了你不幸病逝的消息 使我非常惊讶和悲痛。你 身体瘦弱多病，在这几年来的共同工作中，我是清楚的。但你还是长期地致力于工作 顽强地和疾病作斗争 而且非常乐观 自信无大问题，所以 我也很安慰 以为还能和你继续工作下去 那知 当我们正在执行着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执行着第一个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的伟大任务的时候，你的病却突然恶转，终于医治无效，与我们永远分离了。这是广东省、广州市人民的损失 是革命的损失！

我回忆起来，在广州市解放后的几天，你就回到了广州，参加了广州市的工作。当时广州市的情况非常复杂，你又身体多病，工作是有许多困难的。但你以忘我的精神坚持着工作，坚决执行着我党的政策和指示，团结了广州市各民主党派和各革命阶层人民，克服了困难，完成了艰巨的任务。你在这几年的工作过程中，还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你遇事也非常谦虚，经常和我们商量研究问题；这不仅使广州市工作获得了一定的成效，而且对我个人也有很大的帮助。你这种积极负责的精神，谦虚严谨的态度，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都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你在为人民民主革命事业而奋斗的数十年中，付出了你的最

后力量，给革命事业很多的贡献。特别是广州市解放以后，你得到了我党更直接的领导，使你的工作更加愉快，更能发挥你的经验与才能，为人民贡献了更大的力量。你一向坚决执行我党的决议，努力学习革命的理论。你是我党的忠实的朋友，你是一位最亲切的长者。我能和你一齐工作，是感到愉快的。然而，现在你竟和我永别了，使我感到无限的痛惜，我痛惜认识你太迟，痛惜你与我工作时间太短，痛惜你别离我太快！

我又回忆起来，你这几年来的身体多病，但生活朴素，工作负责。为了照顾你的生活，使你能好好调养身体，曾记得几次为你另找较好的房子，但你始终不肯接受，始终还是住在你的旧居，一贯地过着朴素的生活。你虽然长期有病，但你还是积极地参加各种会议，争先负担各项工作。曾记得，有几次你都是几天晚上没有睡觉了，本来是应该休息的，但你还是带病支持工作；有几次会议，因为你要在会上讲话，你为了能争取休息一时，你都在晚上服了安眠药，准备休息过后去参加会议。你这种坚苦朴素、不讲求享受的精神，你这种年老多病还坚持工作、为国家为人民多尽力量的负责态度，都是值得我们敬佩，值得我们学习，而且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然而，你毕竟与我们永别了，我是更觉悲痛和惋惜！

此刻，我们正在怀念你，哀悼你，李章达先生，安息吧！我们将更好地执行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将更好地团结各民主党派和一切民主力量，和你生前一样，把广州市的工作做得更好；我们将把悲伤的心情化为工作的力量，在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下前进！我们一定能够完成建设任务，一定能够胜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原载 1953 年 12 月 27 日《南方日报》“悼念李章达先生”）

悼念亲密战友

丘 哲

李章达同志永远离开我们了！民主统一战线失去了一位坚强的同志，我个人更失去了一位相处多年的战友和导师，不能不感到深沉的哀痛。

章达同志的一生，从政治态度、个人操守到思想立场的转变，都说明他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由青年时代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一直到呼出最后一口气离开我们，经历了新旧民主革命的两个时代。由于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使他虽然经历过各种困难和挫折，经历过历次革命转折的紧要关头，他都能一贯站稳人民立场，坚持真理，坚持进步，从反对清廷、反对军阀到反对蒋介石的罪恶统治，表现出政治上一贯的坚定。他由抗日战争前夕参加中国民族革命大同盟，并组织“救国会”起，就一直亲近中国共产党，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地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而奋斗。章达同志这种政治上的一贯进步和立场坚定，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的。

悼念章达同志，对我个人来说感觉到特别深切的哀痛！章达同志是我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带路人，又是我数十年亲密的战